

甚。這是因為他在人生中發見的真實乃是獸性之故。比之其他的自然主義作家更深刻於獸性描寫的是這個發見之故。

Maupassant並非為描寫獸性而描寫，當然不待說，就是他所發見的「真實的人生」亦不能像 Nora 那樣滿足於忠實的描寫以及安住於那個發見的境地。「Zora 在人中發見了獸性，他在一切形象內見到的是野獸。然而他所見到的只是野獸而已。他到底沒有公平的觀察到人生。」Arthur Symons 那麼說把人先當作了獸的 Zora。Maupassant 為要找見「人」而得到的是「獸」，所以他厭世，所以他要冷笑。也就是所以他不能冷笑了之而走到自殺之路的。

我們在 Maupassant 作品中遇到玩弄女性 (The Sisters Rondoli)、咀咒婚姻 (Monsieur Parent)、諷刺宗教 (M^{rs} Maule Sosthene)、冷譏民主黨人 (Boule de Suif)、嘲罵軍人 (Mademoiselle Fifi) 等等都是他為要光明而找見的黑暗。Arthur Symons 說得好：「莫泊桑喜愛而又

厭憎人生。他厭憎人生因為他喜愛之故。」這是 Maupassant 真實的態度。

沒有藝術不從愛裡出發的。

土耳其民歌五首

劉復

——依 Raouf Yekta Bey 的法文譯本譯——

(一)

我攀登了積雪的高山我來了；
我被愛情的烈火炫耀着我來了；
我看見了我的愛人我來了；
我已因情愛而消失了我面上的血色，
我已離別了我至愛的蓬帳，
我渡過了許許多多的高山我來了。

(二)

啊，不公正的世界，
你不要再碰着我的悽戚的心了；

我們已到了分離的境地，
你不要再和我所吐出的嘆息之聲相碰了；
啊，憂患的劍，你刺傷了我的身體也就算了，
可不要再傷害我的靈魂了，
因為我已答應把我的靈魂犧牲給我的愛人了。

(三)

爲的是這埃及美人跳舞得這樣美，
哥哩王早把他的王位忘去了；
不差，她美中的一粟，
已叫我預備着犧牲阿比西尼了，
可是你該問我說：
難道她那一雙漆黑的眼，
還值不得一個埃及的全境麼？

(註) God, 古埃及王。

(四)

你的面容照亮了這世界！

我把我的身體靈魂全都獻給你。
爲什麼我要望念你？
使我望念你是誰呢？——是你麼？是我麼？還是我的心？
啊！我那里能知道？

(五)

啊！戰士們，出征的號子又在我苦惱的頭顱中嗚嗚的鳴將起來了；
山岳與岩石，都承載不起我的悲嘆；
我的愛人啊！你就好好的在這兒住；
你在這兒住，我上那邊去！

說病

珠 球

我是一個見死就戰慄底弱者；並非因爲牠的可怖，只由于牠的神秘。猶如在黑暗中鬼肆虐着，在我的病牀上死延挨着。然而我仍同死掙扎着，因爲我不願去死。

這彷彿我是貪生的，不過真慚愧，因為

L'feil I know not what thou art 「生命！我不清楚
您是什麼，」如英吉利詩人巴爾寶（A. I. Barbauld）
所云。而且在這樣紛紜的世界上，生的無意義與不可
解，對於我這弱者和死只是一樣；而且自古迄今，為生
之煩悶所窘迫到無可奈何的，真有不堪枚舉之慨。於是
人們降而好杯中物。猶如吾先祖謫仙詠云：

「且盡手中杯！」

這實在是生不成死不得底情景。這就是病。

但是我不願去生，這也很顯而易見。同世人一樣地
衣，食，住，真有二十四分的厭膩了；這個平凡庸碌的
生活，絕不會抖出新花樣，使我迷戀，使我消魂，使我
「膠漆似地粘上」。我是一個中等階級的產物，對於貴
族社會我尙堪聞臭，對於下級苦楚我也略識一二，於此
周圍七萬里的地球上，我的生活總算易于變化的了；講
良心話，我一點點也不能滿足。大家可以想到我的野心
是如何的大，大到詛咒生之永在。

於是我願意來病。

病是一種藝術。有牠的是藝術家；研究牠的是科學
家。而且牠的來源甚古，自從開天闢地便已神而明之，
較比特貴塞（T. De Quincey）視暗殺為藝術尙覺 finer
許多。暗殺是讓別一組細胞崩潰，以穩固自己的微渺的
生之慾。病是自身的，非生非死，亦死亦生，可以參悟
生之價值與死之意義；這是一件莊嚴璀璨的美的事業。
至少在這裏可以看出前者的卑弱與後者的高貴。蘭姆
（C. Lamb）說得最妙，真正的幽獨只在病榻上，（If
there be a real solitude, it is a sick-bed.）在這裏我
是君王。法蘭西大革命時，人們如癡如狂地嚷着：「自
由！自由！」我很詫異他們何以不到病榻上來。考萊
（A. Cowley）最讚美幽獨，曾經如鶯如簧地唱道：
Oh solitude, first state of human-kind!
「噢，幽獨，人類的第一塵境！」可惜他究竟帶一點中
世紀詩人的臭味，沒有絮語文作家的積極的精神。
來病並非一件容易事，牠對於死既無把握，對於生

更乏確息。最善於病底人，我相信一定是大英雄。假如這句諺語不錯：

「自古英雄，兒女情長，」

那麼怕也再無病人之「兒女情長」了。在病中我可以盡興哭出世間的憂傷，內心的血淚，毫無拘束地，而且能得到「比鐵石心腸還硬的」同情。並且在遐思中，我想要什麼，十之七八便可希望成功：最顯然的如糖果之屬，尤其當小病的時候。家三叔在行輩中是一位「聲名狼藉」的弱者，嘗自詠道：

「病（讀如河東音撒）兒，病兒，

別要我的命（讀如滅）兒！」

他歡喜小病，因為只有這時候，他可以任性撒嬌，如一位頂天立地底大豪傑。

生之所以被厭，死之所以被懼，都祇因為自己在健康的情態中；對於病人，兩者便迷惘不清，混合一起，反而可親可暱了。晨曦和晚霞是詩人畫師所愛的，甚至于朦朧的月光更為大家所愛，這正因為牠們沒有午陽的

赤裸；健康者的生與死便太「赤裸」了。我的記憶力不弱的話，那麼「病人就是詩人」這句話彷彿我曾經在某文中見過的：這是定理。加來兒（T. Carlyle）以為詩人皆是英雄，舉但丁同莎翁做例，設如不差，則這兩位便自然也是病人，因為公式

詩人＝英雄＝病人。

至少他們曾害過病，這個我敢保險。但丁同莎翁是最抓得住人生的意義來表現底大人物；這同他們的病徵，我相信有甚大之關係。他們能和生死發生同情，熱烈的，白熾的，說中國話是在發燒，說英文是有 high fever。在這裏我很高興來介紹中國的青年詩人，他們都在發燒，如果不好認臉同西洋老前輩相媿，便勉強說是有 lowest fever 罷。

能病底人很多，但是堪稱為病的藝術家的却非常少；猶如我們國民無分大小，都加入內戰中來活動，然而能做軍閥的却靠命運。我反對科學家，尤其是醫生，無論是 Doctor 與「蒙古大夫」；他們能將我從那種幽

美的空氣中扔向生之長途，否則不幸而墮入死之墳墓。噢，毫不懂幽默與趣味底鄙夫呀！同病類似的是監禁，但是做囚犯真不如做病人，因為在形式上這太與「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道理相背謬了；而且這真不人道。趙元任先生於改譯底最後五分鐘短劇中，曾提出坐騾車這件事，這個好像與病近似，不過牠只能練習耐性，實際却和病的美有天地之隔了。

我自己在兩年前愛得驟疾，其來也去也都有不可形容的飄急；我以為牠同生同死都分手過快，太不藝術的了，便一變而為慢性病——癆病。而且我如今纔不過是“sweet-and-twenty”，將來的希望是極可慶幸的。我說不出這是怎樣的欣愉，當我輾轉反側在病榻上和政客一樣，所有我親愛的人在臉上顯出一種說不出底嫉妬的痛苦，對於這大公無私的神聖的病。

噢，病呵！病呵！
您讓我的敵人不利害，

我親愛的人們更親愛！

六，二十三，「日浴」後。

摔破近視眼鏡

丘玉麟

翻譯完了畢業論文，我困倦而歡悅的從藤椅站起。摘下凸玻璃眼鏡，左手拿着鏡片，自思把鏡片擦亮了出去湖邊瞧溜冰，右手纔拈起藍袍裾把鏡片一擦，地上就鏗的脆響。提近眼鏡看時，眼鏡的鏡片已差了一塊，我的心頭驚跳。還希望墮地的玻璃鏡片依然橢圓形擺在牆邊，急彎腰凝視椅的周圍如灰黑的紙面，跪蹲着亂摸，如盲人捉魚，終於拾到三小塊玻璃片。我這時嘆了一口氣，眼淚幾乎要流出來，好像鄉下姑娘摔壞了臨嫁的玉芝蘭釵。

把碎鏡片膠攏，行嗎？我將那三塊玻璃片聚湊在桌上，祇成做個初八夜的缺月，——還差了一碎片。我劃燃着火柴照尋，總是尋不到。就是得到那一碎片，也是未必就可修理如上一日嵌接眼鏡框那樣簡易。而且這塊鏡片會

墮碎，就是那自己嵌住的眼鏡的斷框鬆脫了的緣故哩。我早料到不久這個眼鏡框不緊固的鏡片要摔壞，但因爲沒有錢，就不會把牠換新的。剛纔匆忙了，擦時忘記拿住那壞的眼鏡框，鏡片就掉下碎了，在這連補鞋剪髮的零費都須借貸的日子中掉下碎了！

「我的眼鏡摔壞了！窮人無好運！」當房侶下課回屋裏，我就這樣說，「有什麼辦法呢？下星期莎翁劇班又要提前期考！」他除了叫我暫戴獨眼鏡，就祇會搖頭。可是戴上獨眼鏡既一樣的看不清，又要頭眩，眼前的景物好像隱現跳躍欹側！我只得把牠擱在抽屜裏，想法借債，重配個鏡片。但是幾個親暱的朋友似皆很窮了，除了澄君。

我悄悄的站于澄君的房門口兩次，總是不會叩門進去而慚愧的轉回。「借錢麼？對不住，我也沒有錢了！」我最怕聽這樣的話，就不敢叩門了。拿件衣服去典當吧。呵，當店裏掌櫃的冷冰冰的面孔，「只值兩塊錢。不當，就拿回去！」的聲音，我現在回想起也會寒

顫。

既沒有錢可以去新配個眼鏡，我就該接受些苦了。我把書本捧到鼻端閱讀；在課堂張大着凸眼球，總是不分明黑板上教授寫的字，只見他的手在板上高低的點劃着；在路上行，我最好是低頭疾跑，不要顧望周圍的人物，不先叫人，或向人點頭，我的近視鬧過不少笑柄了。前年暑期在家的一個下午，我覺得餓了想喫點心，行近廚房，一個穿着淺藍衫的婦人的後影映入我的凸眼珠很像是我妻，我叫道「舜」，她回頭反問「老叔，你說什麼？」纔知她是姪婦。一次我父親在病床躺得太寂寞了，指廳牆掛的翁同龢書的對聯，詢問我對聯寫的詩句怎樣念，幸得我早看熟得記住了，纔能把字句背誦出來。

我有了這樣近視的經驗，這幾日我常對我的朋友解說，「請恕我動舉反常，你看，我沒有眼鏡了——摔碎了！」他們就勸道：

「近視沒有眼鏡那還了得！快去再配一個。」這樣

的同情的話只會從戴着眼鏡的人的口說出，眼睛健全的人聽了我的抱歉，似乎不會深切的了解，有的倒很疑惑，望着我的大眼睛。

「是，想快再配鏡片。」我常這樣回答我的同情者，但是心中却自苦思着如何籌這筆款，——雖然只須六七塊錢。楊君很明瞭我的情況，誠意的把他一副舊的眼鏡借給我試戴。我很感激他。雖然他這副眼鏡的近視度數太淺，不很合適，我也得暫時將就戴，若是黑板上的字粗疏些，我坐于第一排椅，細心凝視，就可隱約認出。

莎翁劇班的教授的字體是很纖麗的。他的滿含幽默的詩意的問題，非透澈看懂，就要使人答錯。明晨他要出題期考了。他說這個是正式的嚴重考試。我應該再借一個眼鏡纔行：我溫習着菲尼斯商人劇本，反復這樣思慮，忽然想到王君的眼鏡的鏡片是凸得顯現螺旋痕，大概是很深度的近視眼鏡吧。

晚課散時，我就要求王君把他的眼鏡借我，他很願

意，但須于明晨臨考時他纔肯借我戴一點鐘，他說：「我的眼近視得很深了，幾乎洗臉喫飯行路都須戴眼鏡。」

呵，他好像把他的眼睛惠借給我這個瞎子！這次幾乎得個F，若是借不到王君的眼鏡。但他把眼鏡取回了。我仍然每日疲苦的張大着凸眼珠，望着模糊的黑板的粉字，等到房侶家中匯款來了，借我幾塊錢，重配眼鏡，已有半個月之久了。

盛會

梁綏武

西房的影子已經遮滿了半院，吃完午飯後弟兄們長躺在房檐下睡涼陰陰的午覺，兩邊從夾道吹來的過路的微風，陣陣送着涼意，午眠方罷的麻木。經了幾度風吹，漸漸的清醒了，不過，好像賭氣似的，誰也不做聲，可是，誰又能忍得住呢？不住的假咳嗽，好像告訴人家說：「我已醒了」，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十叔叔，要數他最大也要數他最忍不住，順手兩下裏一撈，說一聲：「起

來吧！」真就都起來了，本來，誰不想起來呢？

起來以後，東倒西歪的坐着，做些什麼事情呢？我現在可記不得了，大概總要四下裏看看，看看這醒後的世界倒是變了沒有。這時，弱得站不起來的葡萄，串串的躲入了葉下，彷彿畏避這溽暑的紅日的臉面，滿院的花間草隙，處處都反映着平行銳利的針光，完全鋪露在烈日下的樹木，頻頻的搖首告訴你實在是受不了了。

坐不了多大的功夫，又該看戲去了，到房裏歪嵌上圓得有鍋蓋大的草帽子，找上一把祖傳的破團扇，麻裏麻煩的緯武弟，又提了一個馬棧子，爲的是站不動了時好找下落，於是整步出發。戲台是在東街，雖說是在一個村裏，其實是有二里路，在這二里的路上，裝點滿了一同目的的的人，好像傍晚時候歸林的烏鴉，黑壓壓的一大片。自然，我們也是此中之人啊！

露天的劇場，這是我鄉特有的建築，端坐在北面的就是戲台，對過便是廟宇，這時，廟門大開，戲本來是給爺爺家唱的啊！在戲場的東西兩面，成行的植着善舞

的垂楊，他們受了六七月的太陽的乾曝，暖風的微拂，更顯出另外的一種嬌媚來，我們這一夥便站在樹下看戲。

戲開了，雖然是梆子，不過因爲露天的關係，並不刺耳；戲子的服式和化裝，當然比不上都會之地，不過，其中實在另外有一種特別的風味。閒話起來對於戲劇頗能大發議論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常說：「看戲不識戲，不如家裏睡。」可見是很識戲的人，至於我們這一夥，雖然不識戲，不過總覺得比家裏睡要好的多了，除了家裏睡夢看見比這時還要好的戲，也許懶得在六月裏的太陽下胡跑了。

戲散了，這時太陽也快回去了！餘熱還不會退去，出的汗還是一摸就是滿手。瘡瓜，涼粉都懶的吃，因爲這時只須要喝了，一齊跑到廟旁的村學裏，張嘴就是要水喝，村學裏的人當然認得我們，滾熱的沏來一壺茶，水到嘴頭都喝不下去，這才是乾着急呢，還是十叔叔在頭裏引着，跑到人家廚房裏，從水甕上拿起瓢上來一直

往下灌，好像飲驢似的，真不知道喝多少才是個夠呢。一個一個的喝完，一個跟一個的走了出來，好像一條蛇似的，往家裏走去，走不上幾步，又是一摸滿手汗了。吃過夜飯，約好了的伴侶們又在門口大叫起來了，走，走，該看夜戲去了。

除了賣吃食的商人各有各的油燈外，場子裏向來是不點燈的（實在也沒有點的地方）好在有的是星星啊！往常在戲台上，也不過是四個特號燈籠，裏面點着風蠟；朦朧中台上的角色好像鬼魅在顫動，在這餘熱未退的夏夜裏會使你悚然的感到寒意，今年可大不然了，物質文明來到了這古老的鄉村，原來戲台的正中間掛着一個大汽燈，亮晶晶的銀光普照。台下的黑暗，越法襯出一上的明亮來。

夜間坐在這兩面渺茫的廣場中，倒是格外有一種風趣，有時瞌睡了，小眼皮一合，靜寂中有的形容不出來的優美，三哥一回頭見我合上了眼，一枚瓜子往嘴裏一塞，魚香魚香的又吃起來了。這時，看一看台子上唱

的戲；看一看天空的一輪明月，無數星斗，也都在演戲哩！實在要還是小娃子氣，想睡的支撐不住了。那時，有的是母親坐來的轎車，往上一躺，明月下，悠悠入夢，身體浸潤在月兒的銀波裏，雖然是個小孩子，也感到萬分情趣哩！

多會兒散的戲呢，我一點都不知道，美的模糊中，有人把小孩子抱出來，好好的睡去吧！歇個滿足，好看明天早上的戲。

會一次是三天，今天是第二天，也就是正日子。除戲唱完以外，還有社夥，腦攔，抬攔等正月十五的玩意兒。這些都是鄉民親自演習，親自出場為爺爺家高高興就是了，今天的社夥是大馬社，都是穿戴着向戲班裏借來的盔甲，手使刀，槍，劍，戈，立瓜，臥瓜，朝天鎗等兵器，臉上全是彩畫的像泥偶一樣，如同北京賣藝的似的，讓觀衆圍一個圈子，便在裏面演起來了，所演的事蹟，幾幾乎全是由三國演義上採下來的，好像：盤河大戰公孫瓚，曹阿瞞割鬚棄袍，魏吳大戰，張飛奪糧：

……腦擱是一個大人背後背着一個東西，一個小孩子的脚捆在上面（不見得能看出來）大人走剪子股，小孩子唱着小曲兒，抬擱跟腦擱也差不多，我是都不大愛看的。

這日趕會的人，當然是很好了。臨近二三十里的鄉民，都要步便來的；本村的更不用提了。坐着看只好看大人的屁股，站在凳子上還湊合可以看見，村姑村婦們是當然沒有份兒的，實在說起來，要真正看社夥的人實在是少數。我們這一夥不過是借着這個機會熱鬧一下吧了。別的不看社夥的人呢，有的是看人；有的是做點小買賣；有的是趁着會下買點零星用品；小娃子們都是東瞧西看，買五個錢的這個，買一枚的那個，不過讓嘴和肚子享點福吧了，什麼也看不見的村姑村婦們呢，我實在不知道她們坐在那裏算做什麼的。

社夥這一堆玩意兒，究竟沒有多大趣味。真是不如家裏睡呢！況且太陽又是那樣的發狠，我們便回去了。天氣太熱了，下午的戲爹不讓看去了，也好，葡萄

架下做了一下午的美夢，夜飯以後，快快的睡去，明天還要看早戲去呢！

四，一，一九二七，稿於沙泉社

僑韓瑣談

天行

七 兩朱子

朝鮮民族的近代史，據我想有兩個中國人很為重要。我們若是站在朝鮮人的地位上看，這兩個中國人正是他們的侵略者！雖然，中國人的侵略手腕并不高明，但朝鮮的民族真明白的話，一定要說他們的歷史幾於是中國文化侵略史吧！這段侵略史的主人翁，思想方面是「朱夫子」，生活方面是「朱天子」。

偶爾翻看朝鮮佛教通史，在最後有兩篇著者題為「宗教小說」的記載：一篇水月緣，一篇放牛歌。放牛歌看來是著者的自傳。他的標題是「成佛道，僧渡李無能」。這第一段很明顯的是我上段所說的意思。在朝鮮許多時，才看到這一段快文；因為書賈總愛介紹許多

「道學先生」的語錄給我看，而這些「東國」道學先生的令人氣悶實在不是國內的「道學先生」可比得上的。（如果在道學氣的程度上分，東國道學才是「真道學」呢！）且看這李無能怎般說的，——

無能者李四也，以愚故名；湖西槐山郡大學村一農家子也。八歲上，入家塾，習漢文。十五而冠焉，厭頭痛之苦，不著網巾；爲掩「上頭」（髻之俗名），常戴「程子冠」（近世朝鮮儒冠之名）；故，鄉里人起別號曰，「李脫網」。

時其父聘雪城高叟爲西席；無能始讀孟子七篇。有時浴乎槐江之水，曾點之胸襟灑落，有時驅牛明德山之下，牧童之風致宛然。一日高師謂無能曰：「聖賢有言，『正衣冠，尊瞻視。』今汝不巾不襪，馬牛衿裙，如是慣了，將來焉能行於世乎？其自今日，整齊衣巾；端坐讀書可也！」無能難違師教，對曰：「謹遵師！」迺著「馬尾網中」（魔迷妄愆），頭暈便作；穿「三升布

襪」（三乘無明），雞眼又生；忍耐苦痛，跪坐而讀大學。（朝鮮田舍有一農夫穿三乘襪，跪坐而讀大學）之俗語；蓋此况極不自由之事也。）高師問無能曰：「夫文理者，貴自得之。汝試道看，此文之義如何？」

無能對曰：「師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豈指大學村之道路，在明德山下云乎哉？」

高師笑曰：「爾言似亦然也！汝且看朱子集註：『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卽大學之綱領也。然則汝欲爲大人，當如是修去也！」

無能曰：「此外更無簡約之註解乎？」

高師曰：「有王陽明先生註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故又曰，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較朱註直捷簡明。雖然，從王學者，難免斯文亂賊之科律；莫爲舉論！」

無能聞此言，更覺頭疼，用手紮其網繩，且問曰：「師乎！誰則創造網巾者？」

高師曰：「朱天子（明太祖朱元璋）創造也。」無能曰：「頭外則朱天子之網巾束縛之，腦中則朱夫子之網巾束縛之；有此內外之束縛，人無以活爲也！」

高師掩無能之口曰：「是何言斯，大事出矣！」

他是一個佛教居士，所以才能有這樣的思想；不過假託做「宗教小說」發揮出來，我們也可以看見「網中」的束縛的力量如何之大了。

朱天子與他們的關係，我們找幾件事實來證明：
（一）朝鮮人不用清正朔紀年，而用明正朔紀年。

（二）朝鮮王宮的昌德宮裏有大報壇在後苑，奉祀明天子，——

太祖高皇帝，
神宗顯皇帝，
毅宗烈皇帝，
和明大臣，——

徐達，
李如松，
范景文。

每年以三月十九日爲祭日，各大臣都要在家裏行遙拜禮。

（三）朝鮮文廟東西廡配享者只到元人，並明清一律沒有。

（四）朝鮮人至今對中國人若詬罵時還是說「胡種！」

（五）朝鮮自孝宗時到肅宗時，時時刻刻想伐清，接著他們的黨爭開始了，只有表面服從，心裏實在還是深

惡胡清。

(六)朝鮮人的筆記記載，如「事大典故」一類的，均略而不言與清代的往還關係。

朱夫子與他們的關係，簡直只要看朝鮮儒教的勢力就可明白。儒教在政治上的勢力非常之大，影響到風俗及宗教的地方也很厲害；這是應該另文細談的，此處只舉兩件事實。

(一)朝鮮國家禁止婦女再嫁；再嫁女子的子孫不得入仕籍。

(二)朝鮮國家禁止儒教以外的宗教；僧尼道士不准走進京城城門一步。

在這兩個重要關係下，朝鮮思想史上的大反動，他們積極要離開中國而獨立自主，那實在是有很大的需要和價值。所以明白兩朱子與朝鮮的影響，就自然了悟朝鮮之所以有二十多年前的獨立自主的事實，乃是一件當然的必然的結果。我們更可以明白，今日之朝鮮的所由來，豈偶然哉！

近來聽說朝鮮欺侮中國僑民的人很多，並且他們都會拿日本話賤視中國人的「チセンノウ」(Chiankou)來辱罵；甚至許多朝鮮人在街道上遇到中國人就打。我不願憑意氣來批評。同時我也想到許多流泊在我們國內的朝鮮人一樣的在受中國人如警察之類——的欺壓。這又不是可以併到「兩朱子」的影響中來談的了。

六月三十日中夜，蛙鼓震天時。

幾種較不常見的謎語

陳光堯

謎語是民衆文藝中極重要的部分，不過我們平日所常見的，却大都是關於物的方面的謎語。這一項如：蔴包單，紅帳子，裏頭睡個白胖子。(落花生)又：黑臉包丞相，獨坐中軍帳；撒開天羅網，單拿飛虎將。(蜘蛛)即是。此外關於事的方面的謎語例如：

不打雷，不打閃，下雨不過兩三點。(小孩兒哭)
高山一坐，美女兩個；說長道短，打臉打臉。(對鏡擦粉)

遠看一坐廟，近看沒神道；中間踏一脚，兩邊小鬼跳。（織布）

又尖又薄，不知誰家的姣娥；望着能值兩千，不知臉面如何？（小脚女人的鞋印）

以上這些謎語，比較上都是不常見的。其次便是「成了文的」謎語，例如：

三人同日去觀花，百友原來是一家，禾火二仙對面坐，夕陽橋下有雙瓜。（春夏秋冬）

鳳去虫來飛去鳥（記者按，此句是「虫入鳳中飛去鳥」），七人頭上長青草，大雨下在橫山上，半個朋友不見了。（風花雪月）

趙字去走月，月在却旁存，河裏沒有水，受中加一心。（小脚可愛）

士四貝非毛，西女王見金戈戈。（賣文一要現錢）

這些若拆開來說，固然是「字謎」；但按其全體，那便成爲「成文謎」了。又次即是「笑罵的」謎語，例如：

黑袴兒白腰，猜不着了是個八王羔兒。（水缸）
銅勺兒鐵把，猜不着了打你十下。（梨此條謎語若猜者猜着了，說是：「梨」，那末，問謎者必定要答道：「剝你的狗皮」，這又把猜謎的人罵了。）

木頭褲子木頭被，一個老頭子在裏睡，揪住胡子要問你幾歲？（等子）T口丂（割也）你的賴兒頸子。

半天雲裏一個碗，成年下雨接不滿。（烏鴉窩）你頭上頂個禿子殼！

總之，這類謎語，大半都是給猜謎者以左右爲難的痛苦讓他受，無論你怎樣，十九的便宜，總是被問謎者占了去，猜謎的人只有聽人愚弄罷了。再有便是地名謎語，（這一項在語絲上，雖已有些發表過了；但民間的此項材料，比較「物的方面」的謎語，似乎却並不怎樣豐富，）例如：

坑洞裏劈劈柴，南陽府，（難揚斧）

衣服破了拿線連，杭州（？）（記者按：「行」北京語「縫」的意思，「州」蓋即「做」。）

蠟子落在海當中，浙江（整江）。

八兩銀子一碗粥，貴州（貴粥）

末了還有些人名謎，這是謎語中最是少見的了，例如，

五百年前的雙盤秤，陳平（陳秤）

房脊上擺鏡子，趙雲（照雲）

三歲孩童千兩價，仁貴（人貴）

爐台上烤月餅，蘇烈（酥裂）劉唐（流糖）

以上共計有五種較不常見的謎語。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

隨感錄

一 小引

右 拉

昔者吾國左拉先生始創閑話，風靡天下，敝人順應潮流，急起直追，設閑話部，聘請名師，加工製造，以魚目之混，為狗尾之續，一年以來，共出百六十則，成績昭著，在人耳目，此不獨敝人一己之幸，亦吾閑話業

先知之策也。乃者，恭誦國聞通信，敬悉某派完全加入南京政府，奉委為宣傳要職等因，伏維頌揚大蟲，功在民國，自宜崇鼎食之封，而唐突西子，罪同私鑄，奚能無杞天之慮，特于今日對衆聲明，取消閑話名義：我不冒名，君請專利。以後此欄易名為「隨感錄」，仍登些不倫不類之文字，以就正于淑女紳士，有所不為，無所不談，此吾輩之宗旨也。查隨感錄之名，起于新青年，今該報早停，而陳仲甫復犯法在逃，照例剝奪公權，無追究假冒之權利，故隨感錄三字已為公名而吾人之所可共用者也。時維民國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法蘭西革命紀念日，于京兆宛平。

二 王淮是誰？

曹綬卿

我家藏名畫中有王蒙畫的山水一幅，上有明錢遠和清王翬等所題的詩跋，故知此畫是明朝——或明朝以前的名畫。因未曾考出王蒙是何時人，以及其生平的大略，所以查了一查商務印書館的辭源。果然，在午集十八頁有「王蒙」一條，茲將其註釋節錄於下：

「王蒙，元吳興人，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子昂之外孫也，善畫山水，又泛涉唐宋名家，以董源王淮爲師，……」（校對無訛，不過標點及套圈，是我所加的。）

久未考證來出的王蒙的生平，一旦被獲着，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啊！自此以後，我即認定此畫的作者王蒙，確是人皆盡知的趙子昂的「外孫」而無疑了。不過「以董源王淮爲師」一語，稍有可疑之處：因爲我只知有一個工詩善畫的王維，却不道還有一個爲畫家之師的王淮。但是，這或者是我的學識太薄弱，而不知畫家中另有一王淮吧？

然而辭源中所載的「人名詞」，大都是重要的大人物，辭源的編者們既然將畫家王蒙載入，爲甚麼却把可爲其師的王淮略去呢？的確令人可疑！

前幾天偶翻黃賓虹著的鑒古名畫論略中之「歷代畫家之派別」一章（載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四號），見有這麼一段：

「王蒙爲趙子昂之甥，畫法從鷗波風韻中來，故神似其舅，又汎濫唐右丞，得董元巨然墨法。……」

哈哈！王淮原來還是王維之誤！……有了王維，却也有冒名的王推……」（見文學週報二五二期西諦的「誇大狂」，）有了王推，而辭源裏又有冒名的王淮，無怪乎章錫琛誤爲章錫琛，鄭振鐸誤爲鄭振鐸……一類的事，層出不窮呢！

王淮既考出是王維之訛了，王蒙是趙子昂之「外孫」的話，又因「王蒙爲趙子昂之甥，……故神似其舅。……」等語而發生疑問。甥耶？外孫耶？真是一莫名其妙。

昨據友人云：中國人名大詞典內「王蒙」條，也與黃君之說相同。此（中國人名大詞典）亦該書館出版，而彼（辭源）亦該書館出版，今矛盾若此，殊令人不知所適從矣！

一九二七，四，一二，於津沽。

三 吳公何如？

豐明先生：

閱語絲合訂本第六冊，閒話集成十，見先生有這樣的幾句話：

「清末文人以文章助成革命事業者今尙存三人，唯吳稚暉先生始終如一，有老當益壯之概，可以佩服。」

真的麼？先生還是這樣想麼？先生知不知道吳公現在幹的是些什麼事？提議「清黨」（即北方所謂討赤），殘殺異己，（據說南京一處已死千八百人，上海二千餘人，）保護麵粉大王，褒獎楊虎捕殺陳獨秀子延年，——哈哈，老當益壯則有之，始終如一恐未必罷？吳公是一個真正中國舊式文人，與陳西瑩倒是很相像的，而先生却以爲可以佩服，未免稍缺知人之明罷？……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北京，榮甫。

榮甫先生：

我所說的那幾句話或者有點不很對，但我要請先生原諒，因爲那是去年冬天的事，——語絲一〇六期是在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板的。當時不但黨

還沒有清，就是東南五省也還是孫馨帥的產業，和現在的情形截然不同。我眼見許多名人紳士，或者投靠段祺瑞章士釗，或者跟了孫傳芳辦學術院投壺，或者高呼孚威鎮威，實在不成樣子，只有吳公一人南北奔走，還不改他的窮相，覺得可以佩服，所以有那幾句話。但是，我已說過，那是八個月以前的事了。八個月共計二百四十日，有五千七百六十六小時，或三十四萬五千六百多；在這樣長的時光裏，一個人便不免有點變化了，我不能預料到，也可以算是我的錯，但似乎也可以請人家寬恕，因爲我畢竟並不真正是「問星處」。關於吳公的近事，別的無可辯解，只是那封褒獎楊虎的信我想或者還不至于寫，——不過這個我也不敢担保。要不要清黨，我們局外人無從說起，但是那種「割雞似地」殺人的殘虐手段我總不敢贊成：白色恐怖決不會比赤色的更好。七月十六日，豈明。

四 感謝

杞 民

七月十日日文北京新聞載，「帝通七日上海電報，此次臨城戰役被俘魯軍三百名昨日押解至南京，正在審查，所有白俄兵查後悉付鎗決，其中有二百名，不知是何國籍，亦不懂何種中國方言，現在關於此等人之處分甚感困難。又據別報，有日本義勇隊二百名，雜在魯軍中，爲南軍所俘，押解至南京。現南軍方面對於此等處分方法正在秘密研究中。」

右記消息出自日本通信社，登在日本報紙上，大約不會是假的，現在所以轉錄在這裡。

我們對於日本之參加我國內亂的義俠心實在除了表示極深厚的感謝之外沒有別的話說。

編者案，右記新聞亦見於十三日北京國民晚報，未詳出處，只說十二日南京電，文意悉同。十六日。

又關於毛邊裝訂

豈明先生：

關於毛邊裝訂的問題，先生的說法固然很對，可是，同時我以爲方君的意見也有理由，我們覺得，在時

間上，確實不很經濟，如方君所說：「如果全國內平均每天單有五萬人在讀毛邊裝訂的雜誌及書籍，每日每人平均費十分鐘而說，那末，全國內的一班讀者，每天就要空耗去八千多個鐘頭，一年內就要空耗去四百多萬個鐘頭，」這似乎近於奢侈了，雖然「讀書就是很費工夫的」而時間的可貴在中國似乎還不十分痛切地感到。先生說：毛邊裝訂的辦法可以使天地頭稍寬闊些，我以爲這最好還是用大紙印刷，酌量加價；因爲：我想多數讀者總寧願購時多出幾分錢，不願正高興想讀時感受沒有刀子的痛苦。至於毛邊雖然不六容易髒，可是於美觀上也不很好，並且每本讀了以後，還要費去二三分錢的截工，假如有好整齊地毛病像我。無論雜誌或書籍，我們以爲還是齊裝的好，不知先生以爲如何？黃汝翼，五，一，夜午，讀一二九期的語絲以後。

豈明案，對於毛邊裝訂的問題，我的一點意見已經在前回說過了，現在別無什麼可說。餘下的問題，如不切邊是否可以省錢，切邊是否可以多賣等等，那應由出版業專家（即書店老板們）來說，不是我們外行所能代決的了。五月四日。